

★ 介紹聯蘇 ★

蘇聯卅年來的對外政策

譯 克 達 著 坦 斯 賓 盧 川



新 華 國 家 局

譯克達·著坦斯賓盧·H

樂踐交外的來年卅聯蘇

行發局書國中.新

蘇聯卅年來的外交政策

著者 H·盧賓斯基

譯者 達克

出版者 新中國書局

發行者 新中國書局

(東北區部光祿書店)

北平 天津 石家莊

瀋陽 長春 哈爾濱

濟南 濰坊 佳木斯

大連 安東 齊齊哈爾

一九四九年三月初版一萬册(大連)

•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

目次

一	蘇聯外交政策的目的與方法	三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爲正義與民主的和平而鬪爭	三
三	各民族平權的政策	三
四	蘇聯外交政策的原則性與澈底性	三
五	蘇聯外交政策守衛着社會主義國家的主權、獨立和榮譽	三
六	蘇聯外交政策得到全民擁護	三
七	蘇聯——和平的堡壘	三

迎接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第三十週年，蘇聯人民總結了社會主義的偉大鬥爭與偉大勝利。

特別需要做到的，是理解這意味深長的三十年來的外交政策總結，列甯、斯大林式的蘇維埃外交政策之豐富和多樣性的經驗，其基本原則、目的與任務，其實現方法與道路，其特點，評價這個政策的結果及其歷史意義。

一 蘇聯外交政策的目的與方法

蘇聯外交
政策的最
初法令

蘇聯外交政策的最初一些法令，是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第二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所通過的列寧的和平法令，以及一九一七年由列寧和斯大林簽署的「告俄國與東方全體勞動人書」。

在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這兩個真正具有歷史意義的文獻中，就已闡明了列寧、斯大林外交政策的卓越原則，在這些原則的旗幟下，蘇維埃國家開展了鬥爭，以反對帝國主義的掠奪行爲，反對侵略的強盜戰爭，反對世界霸權的覬覦者，以爭取民主的和平，爭取各民族毫無例外的平權。

蘇維埃政府對於外交政策的最初發言，給了全世界非常深刻的印象。假如說，一切帝國主義國家的政客和外交家們對之以惡言詬語相加，那麼，勞動羣衆却衷心熱忱地歡迎與擁護蘇維埃政府外交政策的最初法令。

情形正是如此。因為直到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以前，所謂世界列强的外交政策，雖然其具體目的和方法各有不同，但其本質與原則基礎，不都滲透着同一的內容嗎。

帝國主義
列强的外
交政策

德、英、法、美以及沙俄的統治集團，曾在國際舞台上為實現自私自利的目的而角逐。這些國家每一個都提出了自己外交政策的學說：英國的「歐洲均勢」政策，德國的「泛日耳曼主義」，美國充滿了擴張企圖的「門羅主義」

（一八二三年美總統門羅氏宣稱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不許他人干涉。是孤立主義的淵源。第二次大戰後，「杜魯門主義」被稱為「世界門羅主義」。——譯者）。但各該國政府的外交政策，都是帝國主義的政策，其本質與特點，已由列寧在分析帝國主義為資本主義的最新和最後的階段時，經典式地說明了。

資產階級外交家們的秘密談判與秘密協定，故意做作的含混之辭，向人民大衆隱瞞了政府外交政策的動力——資本主義各國統治集團的利益，帝國主義列強對於世界再分割的爭奪。

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意味了人類歷史上新時代的開始。俄國脫離了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由於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而誕生的蘇維埃國家，在國際關係上開闢了一個新的時代。

蘇維埃國家的外交政策，與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外交政策之間，有着原則上的差別，因為蘇維埃國家本身，是建立在另一種社會關係體系——社會主義體系的基礎上的。

蘇維埃外
交政策與
資本主義
外交政策
不同

蘇維埃外交政策之所以與那決定資本主義列強外交政策的私利無緣，只是由於這一簡單的原因，即在蘇維埃國家裡是沒有資產階級的。蕭伯納戲劇中一個登場人物——握有武器的大資本家安德爾瑪特說：「……什麼事情對我們，

對我們的兒子——未來的英國國會議員有利，你們就要做什麼。如果我們願意戰爭，你們就得宣戰，如果我們需要和平，你們就得維持和平。」（註）在蘇聯，沒有像安德爾瑪特那樣的人物，沒有美國工業與財政大資本家的「六十家族」，我們這裡沒有法國資本家的「二百家族」，他們由於勃魯姆的所謂「社會黨」的懇切效勞，對於法國的內政外交，起着巨大的影響，而法國的內政外交，如今已服從華爾街的意圖。在蘇聯佔支配地位的，不是倫敦的商業區域及其艾德禮與貝文之流的走狗。

蘇維埃國家的外交，與其內政是不可分離的。蘇聯外交政策的目的和方法，取決於蘇聯兩萬萬人的利益，取決於人民大眾的利益。由人民大眾掌握政權的國家，在其外交政策方面，自然也是維護民主，維護那進行反壓迫者、反侵略者、反貪婪的帝國主義者鬭爭的各族

人民的。

蘇維埃國家，既然從其存在的第一天起，就把國內各民族平權的原則作爲其民族政策的基礎，自然也力主實現全世界各民族平權的原則。我們的目的很明白——我們正在實現在我

蘇聯外交
政策是和平政策

國建成共產主義的任務，正在努力造成最順利的條件以解決這個任務鞏固持久的和平，是達到這個目的的最重要條件之一。蘇維埃國家在其外交政策方面，是從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個體系長期並存的前途出發的。蘇維埃國家認爲蘇聯能够而且必需跟資本主義各國合作。蘇聯的外交政策，一直就是，而且現在還是和平的政策。正因如此，所以年輕的蘇維埃共和國頒布的第一個法令，就是和平法令。

在蘇維埃國家誕生的日子，由列寧親手起草的和平法令裡，包含了後來決定蘇聯外交政策的全部基本原则。

關於正義和民主的言論，在各交戰國家的部長們嘴裡已經說得很久了。但這不過是僞善者的花言巧語而已。唯有蘇維埃政府，宣布了正義的與民主的和平口號之後，馬上爲實現自己善良的原則而進行了真實有效的鬭爭。列寧說過：「我們反對那些政府的欺騙，因爲他們

註：見「蕭伯納選集」第二九二頁。

在言辭上總其談到和平、正義，而在事實上却總是進行侵略的、掠奪的戰爭。」（註一）在列寧的法令裡，對於正義的民主的和平，下了一個正確的、不容任何虛說含糊解釋的定義，所謂正義的民主的和平，即是立刻實現的、毫無割地賠款要求的和平。

帝國主義者只是把一些國家的領土在戰時爲另外一些國家所佔，宣稱爲吞併。列寧的法令，却在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下了一個反帝國主義的定義。該法令裡說：「政府依據一般民主主義的法權意識，特別是勞動階級的法權意識來看，認爲所謂吞併或佔外國土地，就是強大國家不經弱小民族準確、明白、自願地表示同意與願望，而把該弱小民族合併過來，不管此種強制的合併是在什麼時候完成，不管這個被強迫合併，或被強迫包括在某國疆界內的民族的發展或落後程度如何，最後，也不管這個民族居住在歐洲還是大西洋彼岸的國家裡。」（註二）

列寧的這個定義，至今還能以其全面性與完滿性來打擊侵略者；這一定義，如同在三十年前一樣，至今還能打擊所有一切打算以各種保留條件、美妙遁辭、花言巧語來掩蓋帝國主義政策的人們。

第二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所通過的和平法令，所以在國際關係方面標誌

蘇聯外交
政策是
馬外交
策

了一個新的時代，也因為蘇維埃政權這一國家性的文件，不但是對各國政府發出，而且是直接對世界各民族人民發出的。

數百年來，關於戰爭與和平的許多問題，總是由各國統治集團不經人民同意，並且瞞着人民來解決的。因為這些問題的解決，都是違反人民的意志，背離人民的利益的，所以就不可能採用其他方法。蘇維埃國家，雖然並不忽視實際上掌握政權的各國政府，却在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同時與各國人民打交道。列甯說過：「各國政府與人民，都是互相離異的，所以我們應當幫助各國人民來干預戰爭和平諸問題。」（註三）

列甯的和平法令，既然強調指出立即實現和平，聲稱廢除沙皇政府與臨時政府的一切秘密條約，並要在全體人民面前完全公開地進行和平談判，因而就宣布了真正的人民外交政策。

揭露帝國主義列強政府對於人民大眾所玩弄的最巧妙的欺騙手法，曾是一個重大的打擊。把一切密約公佈出來，會使一切帝國主義者如此驚愕，以致他們不得不無論如何都要

註一：見「列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十六頁。

註二：同上第十三——十四頁。

註三：同上第十五頁。

對付一下布爾什維克的綱領。鱷舌的威爾遜綱領（所謂「十四條」），就是在此種意圖的指使下製定的。

蘇聯頑強
徹底地爲
爭取正義
民主的和
平而奮鬥

在斯莫爾雷大廳裡向濟濟一堂的代表們宣布並解釋和平法令時，列甯提到，蘇維埃國家一定會碰到舊世界勢力的阻撓。列甯預告，正在開始的，爭取和平的鬭爭，將是困難的與頑強的。最近三十年來的情形，完全證實了列甯的預言。然而，不管資產階級外交家們設置了多少陰謀詭計，進行了多少阻撓活動，蘇聯總是爲爭取正義的，民主的和平，而頑強地徹底地進行了並進行着鬭爭。

他爲了爭取和平，在布列斯特和約時期，在外國武裝干涉年代，反對了美、英、法帝國主義者的挑唆行爲。

在第七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列甯曾計算了一下，自一九一八年八月五日至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五日，即總共僅十六個月內，蘇維埃政府曾有十一（！）次向協約國提議締結和約。當紅軍擊潰了外國干涉者與白黨匪徒之後，蘇維埃政府在熱內亞會議和海牙會議上繼續進行了爭取和平的鬭爭。在一九二二年熱內亞會議的第一次會上，蘇維埃代表團按照列甯的直接指示，提出了蘇維埃政府的建議，其中包括關於普遍縮減軍備的提議。那時，資產階級各

報就刊載說，這個提議是在會議上的「炸彈爆裂」。路易喬治（曾任英國總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巴黎和會的英國代表——譯者）受不住蘇維埃代表團的提議，稱之爲「過重的負擔」，在其重壓之下，載重過度的會議人船就能「沉沒」，因此，他堅持不把蘇維埃政府的提議列入議事日程。這樣一來，帝國主義份子們就沒有討論蘇維埃代表團關於縮減軍備的提議。然而，蘇維埃政府爭取和平的頑強鬭爭，仍是繼續未斷。

國際聯盟的組織者們，建立了會「工作」多年的所謂「召開縮軍會議籌備委員會」。他們把該委員會作爲附設在國聯內的一個特別組織，在其中工作的人們，只是從事於「以籌取水」，雖然寫了無數的決議草案，却無非企圖掩蓋其不願裁軍且在事實上正進行着軍備競爭的眞面目而已。

蘇聯並未與之妥協，而在一九二七年提出了關於普遍裁軍，關於完全解放軍隊、司令部、軍事工業的草案。雖然這個草案也被帝國主義者拒絕了，但它盡了自己應有的作用，並爲人民大衆所贊成。後來，蘇聯與好幾個國家結成了互不侵犯條約，這些條約使戰爭煽動者有所忌憚，在那個階段上表現爲蘇維埃國家爭取和平鬭爭中的重要步驟。

一九三三年，蘇聯政府對於侵略和侵略者下了一個詳盡週到完滿無缺的定義，該定義揭

獲了法西斯侵略者及其鼓舞者——英、美、法帝國主義。

一九三四年，蘇聯考慮到，雖然過去十四年的經驗證明，國聯抱有反蘇企圖，但還是可以被利用來爭取和平，因此，就接受了三十個國家的邀請而加入了國聯。

當法西斯侵略者及其鼓舞者們正在煽起第二次世界戰火的年份裡，蘇聯外交政策的核心，是爲集體安全而鬭爭。蘇聯政府與好幾個國家簽訂了互助條約。

在爲和平而鬭爭時，蘇聯精確地利用了一切可能性，在每個時刻都找到最合適的、最可靠的方法。

二 第二 世界大戰後

爲正義與民主的和平而鬪爭

蘇聯政府盡了一切努力，以維持和平，但德國法西斯主義者，在抱着反蘇目的的慕尼黑份子支持下，掀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美、英、法帝國主義反動派，指望希特勒德國和日本來摧毀蘇維埃國家。可是這些打算失敗了。希特勒德國與日本，在蘇聯的決定作用下被擊潰了，蘇聯拯救了人類文明免受滅亡的威脅。

戰後，蘇聯仍以不知倦怠的力量，繼續進行爭取和平的善良鬪爭。

堅守克里米
亞會議與柏
林會議決議
來，以解決未
來德國問題

在關於未來德國的問題上，蘇聯表現出斯大林外交政策所特有的澈底性，一步也不離開蘇、美、英三強在克里米亞會議以及柏林會議上共同通過的各項決議。

爲和平的利益而解決德國問題的道路，在斯大林的話中已被規定得極爲明白：「簡言之

蘇聯對德問題的政策，是要把德國引向非軍國主義化與民主化。我想，德國的非軍國主義化與民主化，是樹立鞏固持久和平的最重要保障之一。」（註一）無論是莫洛托夫在歷屆外長會議常會上的發言，或是蘇聯在德境蘇佔區的實際政策，都滲透着對於德國非軍國主義化和民主化的企望。

無論關於什麼問題：關於賠償支付，關於德國的經濟與政治統一，關於其臨時政治機構，關於非納粹化與非軍國主義化——在一切問題上，蘇聯都表示了，堅決守衛克里米亞會議和柏林會議的決議，不讓美帝國主義者暗中把德國變成自己在歐洲大陸上的軍事基地。

蘇聯依從自己的本願，即爲爭取鞏固和平而鬭爭，不僅在言論上，而且在實際上反對新戰爭威脅，乃於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九日聯合國大會上提出了具有歷史意義的普遍裁軍建議。這個建議極明確地規定了裁軍的實際目的，此種規定，非任何泛泛之辭所能做到的。

建議書
通裁軍

在第一屆聯合國大會上，莫洛托夫強調指出：「縮減軍備，對於那些尙未嚐够侵略者在此次戰爭中可恥失敗教訓的集團所懷抱的擴張企圖，將是一個有效的打擊。另一方面，不能忘記，假如某些國家在宣告愛好和平政策的同時，不但不縮減自己的軍備，反而在數量上和

質量上都增加軍備，那麼各國人民就當然要懷疑，這些愛好和平的宣言，其誠意究竟如何。」（註二）莫洛托夫也強調指出了，首先禁止原子武器，是特別重要的，因為原子武器掌握在帝國主義者手裡，就不是防禦的武器，而是進攻的手段。

蘇聯的建議，得到了人民大眾最廣泛與最熱烈反響。全世界老百姓又看到了，提出反對戰爭威脅的實際鬥爭綱領的，正是蘇聯。

一九四六年，已經不能像在一九二二年那樣，把蘇聯的提議從議事日程上抹去，或者如同在一九二七年那樣，把它埋葬在委員會裡了。因為蘇聯在國際上的威信與作用，已無限提高，蘇聯的提議，不但必須予以討論，而且必須加以採納。

英美帝國主義者，未敢公然投票反對蘇聯的裁軍建議，因為他們如果這樣做，那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暴露了自己的帝國主義企圖。

但帝國主義者贊成這個建議，全然不是說他們在事實上願意裁軍，而聯合國大會決議的實現，遭到了英美統治集團的頑抗。

註一：見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五日真理報。

註二：見一九四六年十月三十一日真理報。

揭露新
戰爭
挑撥者

當已經證實，美、英雖然投票贊成了普遍裁軍，却在實際上不廢裁軍，對裁軍怠工，並撕毀聯合國大會的裁軍決議時，蘇聯揭露了這一政策的內幕，向全世界宣布，美國托拉斯·康采恩以及其他壟斷組織的巨頭們，津津有味於賺取高額利潤，正在煽起新的戰爭。在一九四七年九月第二屆聯合國大會上，蘇聯代表團長維辛斯基同志，指名舉出了美國工業家，財政家，軍專家，新聞記者，大政客以及美國政府官方代表中的某些新戰爭挑撥者。蘇聯代表團受蘇聯政府之托，在一九四七年九月十八日提出了一個建議，要把任何形式的戰爭宣傳判為刑事罪，由此來禁止戰爭宣傳，並要最快地實現聯合國大會關於普遍裁軍與禁止原子武器的決議。

蘇聯政府這一新的步驟，表明了蘇聯是在銳敏地守衛着和平事業，不讓戰爭煽動者肆無忌憚地進行自己的黑暗勾當。

當英美反動派因蘇聯建議把戰爭宣傳當作刑事罪看待而感到憤怒時，美國以及其他各國的人民大眾，却熱烈歡迎蘇聯的建議，因為這個建議，是為和平而開爭事業中的又一貢獻。蘇聯代表團在聯合國大會上所收到的許多信札，明確地證明了這點。美英帝國主義者無論怎樣努力，但他們既不能掩飾，也無法隱匿那件不容爭辯的事實，即蘇聯政府正在為世界鞏固

和平與各國人民安全而進行衷心誠意的鬥爭。

三 各民族平權的政策

列甯、斯大林的外交政策，是各民族平權的政策。各民族平權的民主原則，在列甯的和平法令裡第一次被宣布了。

在那個時期的另一文件——「告俄國與東方全體勞動人書」裡，列甯和斯大林對遭受帝國主義壓迫的東方各民族說：「你們自己應當成爲你們本國的主人」。

取消帝俄
一切不平
等條約

蘇維埃政府在其政策方面，確定不移地實現着蘇維埃國家存在的最初幾天裡就已宣布了的那些原則。這些原則，爲蘇維埃國家同伊朗、土耳其、阿富汗、蒙古所簽訂的條約，爲蘇維埃國家跟中國的關係，所證實了。蘇維埃政權取消了沙皇政府與臨時政府對於東方各國所施行的政策，廢除了一切奴役條約，與東方各國樹立了基於各民族完全平權的新關係。

不錯，這些國家的某些統治者，出賣了本國的主權以換取美元，正在背信棄義地破壞對

維護二十
個國家的
獨立自主

蘇協定，企圖向本國人民隱瞞蘇聯對被壓迫民族政策的意義。可是，他們不會成功的，歷史本身會證明自己的真實性。從偉大十月革命那天起，已經過了三十年了，這三十年向全世界指明了：蘇聯是各民族自由與獨立的忠實擁護者，是任何條件下民族與種族壓迫以及殖民地剝削的敵人。僅在戰後兩年半中，蘇聯積極出來維護了下列二十個國家的獨立自主：波蘭、南斯拉夫、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希臘、阿爾巴尼亞、敘利亞、黎巴嫩、巴勒斯坦、伊朗、蒙古、印度、印度尼西亞、埃及、朝鮮等等。蘇聯政府在反對「馬歇爾計劃」時，不但起來保衛歐洲各國人民的主權，且也保衛世界其他各國人民的主權。

國際生活
中兩種相
反的方法

莫洛托夫同志在一九四六年巴黎和會上說：在國際生活中存在着兩種直接相反的方法。一種方法，老早就已爲大家所熟知的，是強迫與統治的方法，對於這種方法來說，一切壓榨的手段都是好的。另一種方法，固然還不够很好發展起來，却是民主合作的方法，這種方法的基礎，是承認一切大國與小國平權的原則及其合法的利益。

註：見「莫洛托夫在巴黎和會上的演辭」第一五二頁。

蘇聯堅守
民主平
權的原則

蘇聯在其全部政策中，證明了而且明白表示了，他所奉爲指針的，只是民主平權的原則。蘇聯與其他國家所締結的一切條約，不問是向大國簽訂的也好，或是跟小國簽訂的也好，都是建立在這一原則的基礎上的。蘇聯維護別國的民族主權，任何時候也不去傷害它，因爲蘇維埃國家，是社會主義的國家。蘇聯跟別國所簽訂的商約，也都立基於雙方互助互利的原則。

有些國家，是蘇聯在爲民主和平而鬭爭中的真正的朋友和同盟者，蘇聯對於他們，始終是個忠實的朋友。

不管金元外交無論怎樣僞裝，不管美帝國主義反動派及其忠僕貝文之流無論怎樣僞善，蘇聯總是警惕地銳敏地守衛着民主的利益。

正是蘇聯揭露了「杜魯門主義」與「馬歇爾計劃」的真正本質，指出其目的是打算把歐洲各國變成美國控制下的國家，剝奪歐洲各國的獨立自主，亦即從經濟上與政治上來奴役歐洲。

蘇聯認爲，各民族平權是聯合國組織有效活動的主要前提。斯大林說過：「這個國際機構的力量，在於它奠基於各國平權的原則，而不是奠基於一些國家支配另外一些國家的原

期。如果聯合國今後也能保持平權的原則，那麼，它在保證普遍和平與安全的事業中，就絕對起着巨大的積極作用。」（註）

註：見「黨的建設」，一九四六年第五期，第六頁。

四 蘇聯外交政策的原則性與澈底性

蘇聯的外交政策，因具有深刻的原則性、善良的目的與任務，跟資本主義各國的外交政策比較起來，真有天壤之別。

蘇聯外交
政策堅持
原則立場

一九二二年，熱內亞會議舉行之時，顯要的美國大亨和新聞記者佛郎克·凡德爾利普，曾悲苦地抱怨蘇維埃國家外交政策的原則性。他無恥地聲稱：「要跟俄國人達到滿意的互相諒解，阻塞在道路上的最大障礙之一，就是他們的誠意。他們真正完全相信他們在各種宣言裡所表述的立場之正確性。在某種意義之下，其他各強國的政府，是不像這麼誠意的。」資本主義各國，一般的說，對於自己在國際條約與國際協定上簽署的估價，是和德國宰相貝特曼高利威(Bertahnor Beth)的看法一樣的，貝特曼高利威曾把比利士中立的保證，看成「一紙空文」，可是對於蘇聯來說，蘇聯認為自己的義務，自己的簽字，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蘇聯沒有一次離開過自己的原則路線，沒有一次

背棄過自己所負的義務。最近三十年來的歷史，每一頁都可證明這點。當別的強國「忘了」自己的義務，因而打開了法西斯侵略之門時，蘇聯總是不變地忠實於自己的義務。

例如，在意大利進行侵略阿比西尼亞的戰爭時，情形正是如此，當時蘇聯在國聯中維護阿比西尼亞，並對意大利澈底實行經濟制裁，雖然參加國聯的其他各國，對於此種制裁採取怠工的態度。莫洛托夫說過：「唯有蘇聯，在意大利戰爭中站住了特別的原則立場，此種立場，是與任何帝國主義，任何殖民地侵略者的政策無緣的。唯有蘇聯，聲言他是從平權的原則與阿比西尼亞的獨立出發，除此以外，還因阿比西尼亞是國聯的一員；聲言他不能支持國聯或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破壞此種獨立與平權的任何行動。」（註）

當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協同自己的代理人佛郎哥絞殺與折磨西班牙人民的年代裡，情形也是如此。當時維護西班牙人民的，只有蘇聯一國，因為張伯倫與勃魯姆的政府，爲德、意干涉西班牙開闢了道路。但蘇聯仍然忠實於支持人民，支持民主以反對法西斯侵略的原則，意識到斯大林所說的話具有歷史性的公正意義。斯大林說：西班牙從法西斯反動份子壓迫下爭取解放，不僅是西班牙人民本身的事情。而且是一切先進的進步人類共同的事情。

註：見「莫洛托夫言論集」第一七六頁。

當張伯倫和達拉第違背英、法曾經簽過字的條約和協定，把捷克斯拉夫交給希特勒時，只有蘇聯爲維護捷克而呼籲，向各國提議要履行他們對於捷克的義務。

在德黑蘭、雅爾塔、波茨坦等協定上，都有蘇聯的簽字，斯大林同志的簽字，而蘇聯也正在履行，並將確定不移地履行這些協定所加諸自己的義務。這對於英美帝國主義者，却是不感興趣的。杜勒斯會在一九四七年十月十八日無恥聲稱：「在莫斯科外長會議上，馬歇爾說過，將不再向雅爾塔後退。我重覆地說，將不再向雅爾塔、德黑蘭和波茨坦後退。」大家知道，在不久以前，馬歇爾與杜勒斯是有過破壞國際協定的前輩的。

蘇聯外交
政策揭發
帝國主義
外交家的
狡計

蘇聯外交政策的偉大歷史功蹟，在於它經常地與堅定不移地揭發帝國主義外交家們的狡計，僞善與欺騙。此種僞善行爲，不能僅僅歸諸帝國主義各國政客們的主觀品質。資產階級各國統治階級和人民之間的矛盾愈是深刻，資產階級的政治辭令也就愈加義善。

馬克思在一百年前就已說明的這一論點，最近幾十年來特別明顯地被證實了。正是由於蘇聯，各國人民大衆現在較從前更好地了解帝國主義政策的真正本質，而帝國主義政策的發起人與先導者，特別是右翼社會黨人，却願意以虔敬的論斷，美麗的辭藻，僞善的嘆息，虛

假的感激，以及關於各國人民和平安寧的喋喋饒舌，來掩蓋帝國主義政策的真正本質。

列寧和斯大林，當時揭露了威爾遜的偽善詞令，說明在其假面之下，掩蓋着美帝國主義的強盜計劃。後來，斯大林指出了，隱藏在道威斯計劃的製作者以及羅加諾政策的發起人的平靜詞句後面的，是些什麼樣的掠奪企圖。世界各國人民，永遠衷心感謝斯大林同志，因為他撕毀了慕尼黑份子的假面，指出了仲裁法西斯強盜的政策，所謂不干涉政策，正是默許德國法西斯和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毫無疑義，如果沒有此種揭露，那麼，在戰爭年代，在反對法西斯侵略者的鬭爭中，愛好自由的各國人民的聯合，就會遭到無數的障礙。

或許必須提到，斯大林對於慕尼黑份子的評價，即在目前仍具有重大的意義，因為現在，那些助長法西斯發動新的世界大戰的人們，又爬出政治舞台，企圖爲了帝國主義反動派的利益來解決世界政治的根本問題。徹底性與原則性——列寧、斯大林外交政策的這些牢不可破的品質，是舉世週知的。

蘇聯外交
政策掌握
主動積極
性

毫不間斷的積極性，是蘇聯外交政策的特徵之一。列寧、斯大林的外交政策，從未採取單純防禦的立場，從未束手等待帝國主義反動派的進攻；蘇聯的外交政策，總是積極地向和平的敵人、戰爭的煽動者、各國人民的絞殺者、侵略者、謊言者

與偽善者、國際權利的破壞者進攻。在三十年過程中，蘇維埃外交政策不倦地揭發戰爭煽動者，暴露他們的陰謀詭計；它在發現敵人陣營裡的弱點和縫隙時，善於利用帝國主義各國之間的根本矛盾，以有利於和平。

戰後，蘇聯仍然銳敏地探索帝國主義者的謀，並在全世界面前暴露它們。只要提起這件事實就足够了，即在一九四五年——四七年間，斯大林同志關於國際政治的歷次聲明，揭發了戰爭煽動者——美國反動份子、邱吉爾及其類似之流的真正企圖，因而得到了國際上的共鳴。

我們的敵人懷着無力的惡意，不得不承認，蘇聯外交政策老是把主動權掌握在自己的手裡。美、英帝國主義者，在一切國際會議上，無論是在巴黎和會上，或在聯合國大會的例會上，都聲言這點，這不是徒然的。帝國主義者不願意那怕只是了解一下：蘇聯外交政策的積極性，乃是反映出社會主義的前進過程，反映出社會主義的陣地與帝國主義的力量相對比，前者是在鞏固起來，後者却因資本主義體系日益尖銳化的總危機而削弱了。而杜勒斯、奧斯丁、貝文之流譏諷蘇聯，把帝國主義的目的加諸蘇聯的政策，這只是徒勞無益的——世界各國人民不相信他們，並且永遠也不會相信他們。

反動的帝國主義的計劃，無論貼着什麼樣的彩色商標，無論它們叫什麼樣的名字：美國的和約草案，巴魯區的原子計劃，或是「馬歇爾計劃」——但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的聲明，總是被撕毀它們這些廣告性的偽商標。蘇聯不讓帝國主義者不受懲罰地實行奴役各國人民的政策。使帝國主義反動派大為怨怒的，是其反對和平民主的真實企圖與計劃，赤裸裸地、因而不雅觀地出現於大家面前。

蘇聯外交
政策雜議
公開性與
誠實性

進步的歷史家確認，「蘇聯外交的特色，是具有一種傾向，即以事物本身的名字來稱呼事物」，這不是徒然的。當蘇聯直接地與公開地說出自己對「馬歇爾計劃」的態度時，倫敦「泰晤士報」曾表示惋惜，說蘇聯外交慣於「使一切都黑白分明」。此次「泰晤士報」的嘴裡竟說出了真話。使帝國主義者感到最大憤怒的，是蘇聯努力達到在國際政治上「使一切都黑白分明」，而這已經有三十年了。

資本主義各國的統治階級，關於自己政策的目的和企圖，害怕說出真情實話。他們力圖或者完全默而不言，當這是可能的時候，或者戴以假面，塗以顏色，當由於某種情況，畢竟不得不說出的時候。在這些情形之下，用沙爾特可夫·謝德林的話來說，帝國主義者盡力「大聲掩醜？」。資本主義的外交，是有充分的理由害怕日光的。

蘇聯的外交政策，給自己提出美好的任務。列甯不止一次地說過，政治上的誠實，是力量最亮的結果，而偽善，則是軟弱的結果。顯然，與帝國主義者相反，蘇聯所關心的，是國際關係最亮的光所照明。蘇聯在歷次國際會議上，都維護公開性，這不是徒然的。莫洛托夫同志向巴黎和會參加者的號召「不要害怕出版界」，蘇聯政府關於國際管制原子能的建議，關於聯合國各會員國提供其駐在外國領土上武裝部隊情報的建議，以及其他許多事實，都說明這一點。

五 蘇聯外交政策守衛着

社會主義國家的主權、獨立和榮譽

蘇聯的外交政策，堅忍不拔，不屈不撓地保衛着社會主義國家的利益，其獨立與平權，

地主資產

階級、出

賣祖國

其榮譽和美質。這是蘇維埃政府的政策與資本主義各國政策的基本區別之一。

列甯寫過：「……當……事情涉及資本家和地主的私有財產時，他們就把自己

關於愛祖國愛獨立的一切詞句，都拋到九霄雲裡去了……當事情有關階級利潤

時，資產階級就出賣祖國，與任何情投意合的外國人訂立反對自己人民的、小商人氣質的卑

鄙契約。」（註）

不干涉政策的發起人——英、法反動派：張伯倫，達拉第與勃魯姆，後來又有賴伐爾和

貝當，而在中歐和東南歐各國中，茨維特科維奇與菲洛夫，安東尼斯古與霍爾梯，加哈，赫

註：見「列甯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一五八頁。

瓦爾科夫斯基以及其他吉斯林份子，就是跟希特勒訂立了這種契約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土耳其政府，蔣介石政府，希臘的曹達利斯匪徒，以及英國的工黨政府，法國的右翼社會黨人，意大利的統治反動集團，都與外國帝國主義者締結了賣國契約。

蘇維埃外
交政策堅
決保衛祖
國的獨立

對於蘇聯政府來說，蘇維埃國家的獨立和榮譽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一九一八年夏，「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與托洛茨基匪徒挑撥性的刺殺德國駐莫斯科大使米爾巴赫後，凱撒政府曾厚顏不遜地向蘇維埃政府提議，要調一

營武裝的德國兵到莫斯科去，以「保護德國使館」。蘇俄當時在軍事方面較威廉德國薄弱，但在蘇維埃政府給德國人的答覆中，響着鏗鏘堅毅的聲音。列甯宣稱：「蘇維埃共和國政府在保持工農的和平意志時，什麼時候也不忽略了一定的限度，超過了這些限度，即使是最愛好和平的勞動羣衆，也將不得不起來而且一定要起來，萬衆一心，用武裝的手來保衛自己的國家……我們不得不以這樣的步驟來回答你們，如同我們已經回答了捷克斯拉夫人的騷動以及英國人在北方的軍事行動那樣。這就是：加強動員，徵召一切成年的工人和農民進行武裝抵抗……那時，戰爭對於我們將是個緊要關頭，但却是絕對無條件的必要的，而俄國的

工農，也將與蘇維埃政權手擲手肩并肩地把這次革命戰爭，進行到最後一口氣。」在蘇維埃政府不屈不撓、堅忍不拔的立場面前，德帝國主義者只好退讓了。

以後幾年中，蘇維埃政府久已「教訓」了資本主義各國，要他們必須如何來對待蘇維埃強國。早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斯大林同志警告協約國政府時寫道：「……『同盟國』很快就會確信，俄國不是中非……」（註一）一九二二年，熱內亞會議前夜和熱內亞會議時，也提到了這點。

那時，列甯警告那些力圖「壓迫」蘇俄並強制其投降的英、法政客們說：「威脅，我們已經看够了……我們看見了同盟國方面的大炮威脅，在他們的手裡是差不多掌握着全世界的。但我們沒有害怕這些威脅。關於這點，各位歐洲外交家先生們，請不要忘記吧。」（註二）在熱內亞會議上，情形也是如此。答覆「同盟國」最後通牒性的要求時，蘇維埃代表團平心靜氣地解釋說，蘇維埃政府在參加會議以達到與其他各國結成協定的目的時，曾考慮到「組織過武裝干涉的外國列強，將不會以戰勝國對戰敗者的聲調，來同俄國談判。俄國沒有

註一：見「斯大林全集」第五卷第二十頁。

註二：見「列甯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一七一頁。

被打敗……對於俄國人民來說，任何得不償失的協定，都是難以接受的。」（註一）

過了一年，英國克爾遜政府向蘇聯提出了最後通牒。雖然存在着直接的戰爭威脅，但蘇維埃政府並未震懾。蘇維埃政府拒絕最後通牒的答覆，是極有價值的。蘇維埃政府給克爾遜爵士的答覆中說：「最後通牒與威脅的道路，不是調處各國之間部分的與次要的誤解的道路，在任何情形之下，要跟蘇維埃共和國建立正確的關係，在這條道路上是不能達到的。」蘇維埃政府平靜地、堅定地說明了他與英國政府之間經常發生誤解的原因。這些原因在於：「協約國的某些集團，不同意在雙方真正平等的基礎上來同別國發生關係。」其次，蘇維埃政府的通牒中說：「俄國政府並不否認，很多國家近幾年來都已真正成爲前協約國的屬國或半屬國，但認爲必須指出，各蘇維埃共和國的情形，跟從屬於外國政府意志的狀況之間，沒有，不能有，而且也不會有絲毫共同之處。假如英國的統治集團熟知這件事實，那麼，因此就可以免除最重要的障礙，以樹立對兩國同樣有利的、正常與平靜的關係」。

從說這些話的那個時候起，差不多過了二十五年了，但另外一些健忘的政治家們，正在擅自繼續克爾遜那種不名譽的實踐，他們如果再來翻讀一下蘇維埃政府致克爾遜的覆文，那倒是不壞的。

斯大林同志關於邱吉爾在富爾敦的演說，與記者會談中提醒這位戰爭煽動者：反蘇干涉已經破產，而反蘇干涉的組織者，正是邱吉爾本人。

莫洛托夫揭發那些嗜好製作新的巨蘇空想計劃的反動份子時，在巴黎和會上說：「忽視蘇聯，忘記蘇聯支持和平問題的重要性，在我們這個時代是危險的。能够這樣做的，只有那些不去同蘇聯合作，却甯願打算跟未來的侵略者訂立契約與協定的人，這種做法，顯然，是與和平及國際安全的利益毫無共同之處的。這些打算，已被打破過一次。它們將又一次被打得粉碎……」（註二）

註一：見「熱內亞會議材料」第二四〇頁。

註二：見「莫洛托夫在巴黎和會上的演辭」第一一九頁。

六 蘇聯外交政策得到全民擁護

國家的強弱，決定於民衆的覺悟程度

蘇聯外交政策，依靠着兩萬萬人民無限的與經常的擁護。蘇維埃政府從列甯關於國家力量的原理出發。列甯在一九一七年說：「當國家能以政府機構的全部威力，把大眾投到資產階級統治者所願意的地方去時，資產階級才承認國家是強有力的。我們關於力量的概念，却有所不同。按照我們的概念，國家強有力與否，由大眾的覺悟程度來決定。當大眾知道一切，能夠判斷一切，自覺地進行一切的時候，國家才是強有力的。」（註）

提高人民的政治水平，是蘇聯政府的重要工作

布爾什維克黨與蘇維埃政府，確定不移地實現列甯說過的話，已有三十年了。黨與政府，經常使人民通曉外交方面一切相當真實的事件。在歷次黨代表大會上和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列甯與斯大林關於國際形勢的報告，闡明了世界政治舞台上發生的各種事件的意義，經常確定了並且確定着蘇維埃政府的外交路線。

在蘇聯刊物上，經常登載最重要的外交文件，也屢次公佈蘇維埃政府與外國的來往文書。外交政策問題，在黨的整個羣衆工作中佔着重大地位。

蘇維埃政府經常使人民大衆直接知道蘇維埃國家在外交政策方面的一切措施。

蘇維埃政權在俄國存在的最初幾天裡，當總指揮杜鶴寧拒絕服從蘇維埃政府的命令——立即向一切交戰國提議停戰——時，列寧以人民委員會主席的資格，向全體革命軍士兵和革命艦隊的水兵廣播，提議把和平的事業掌握在他們自己的手裏，並要他們親自組織跟敵人進行停戰談判。

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一日，人民委員會就德國的強盜式進攻，向全俄勞動人民發出通告。

四月五日，蘇維埃政府通知人民日本干涉者在海參崴出現，號召人民抵抗日本掠奪者。

一九二〇年七月二十日，人民委員會向蘇維埃俄羅斯和烏克蘭的工人、農民與一切正直的公民發出檄文，告訴他們英國正在企圖拯救波蘭白匪和弗蘭格爾（蘇俄內戰時期盤踞在克里米亞的鄧尼金殘部，爲帝國主義者利用以組織對蘇第三次武裝進攻——譯者）的潰敗。在

註：一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第十八—十九頁。

這微文中，蘇維埃政府最詳細地向人民解釋了路易喬治和克爾遜「調停」建議的叛賣本質。

蘇維埃政權存在的三十年來，布爾什維克黨在政治方面這樣教育了人民，就連外國觀察家們也不得不承認，蘇聯人民的政治水平，他們對於世界政治的理解，無限高於資本主義各國民的水平。

列甯和斯大林，黨和蘇維埃政府，總是把真話告訴人民，不管這是令人高興的還是令人不快的。就是由於這個原因，在整個三十年間，列甯、斯大林的外交政策，總是在蘇維埃人民的心中找到最熱烈的擁護和反響。

蘇聯人民
完全擁護
本國政府
的外交政
策

國內的情況無論怎樣嚴重，外來的危險無論怎樣威脅着本國，人民大眾總是團結得像一個人樣地起來保衛祖國，聲稱完全擁護自己政府的外交政策。

在武裝干涉的年代以及在一九二二年，情形也是如此，當時帝國主義奴役蘇俄的計劃，引起了羣衆會議的浪潮——舉行特別的國民投票，表示了人民的意志：無論如何也不受帝國主義者的奴役，完全擁護堅決保衛社會主義國家主權的蘇維埃政府的政策；一九二三年春季，情形也是如此，當時人民以抗議與憤怒的暴風雨般的示威，以集資建立「哀的美頓」航空大隊的辦法，回答了克爾遜的最後通牒。

誰都記得，斯大林同志在一九四一年七月三日，關於抵抗背信棄義進攻蘇維埃國家的法西斯強盜，所作的具有歷史意義的號召，怎樣被蘇聯人民所接受了。

斯大林同志關於國際形勢和蘇聯外交政策的一回發言，莫洛托夫同志在歷屆外長會議上，在巴黎和會上，在聯合國大會上的演說和聲明，都得到人民這麼熱烈的反應。

在蘇聯代表於國際會議圓桌旁每次演說的後面，在蘇聯簽署的每個外交文件後面，全世界聽到偉大社會主義強國兩萬萬公民的堅定聲音。

蘇聯人民知道，斯大林外交政策的成功，保證能以和平努力來實現戰後五年計劃，而此種成功，有賴於人民的勞動成就，有賴於國家的經濟與軍事威力。工人和集體農莊莊員，工程師和學者，蘇軍軍人，明確地意識到，他們的工作指數愈是提高，斯大林外交政策在國外所發出的優美聲音，就愈加響亮。

斯大林外交政策的成功，奠基於馬列主義的科學知識的

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右派社會黨人，連這點也不了解，即斯大林外交政策的成功，是立基於馬克思、列寧的科學上，立基於社會發展規律的知識上的。

社會科學的巨匠列寧和斯大林，確定了帝國主義經濟與政治的規律性，兩個社會體系並存的特點，科學地創立了社會主義國家外交政策的任務與方法。斯大林同志，

跟列寧一樣，在資產階級外交家的詭計後面，在國際舞台上發生的一切事件後面，總是看到那些隱蔽的政治原動力，帝國主義集團的經濟利益，資本主義所固有的基本矛盾。斯大林的
外交政策，預見事件在什麼方向下發展着並將發展起來。

顯而易見，社會發展規律的知識，給予蘇聯外交政策巨大的力量。過去三十年完全證明
了列寧的話：我們比任何時候，比其他強國，計算得更加正確。

七 蘇聯——和平的堡壘

判斷政黨及其政策的好壞，判斷政府的好壞不是根據其綱領與宣言，而是根據他們所做的事，根據他們活動的結果。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個嚴重的考驗

關於這點，斯大林同志已不止一次地提到過。衆所週知，對於各國生命力以及各國政府政策之最重要的檢查，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斯大林同志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說：「戰爭……把所有遮掩各個國家、各國政府以及各個政黨真面目的種種外幕都無情撕破，使它們不戴假面，毫無粉飾，帶著它們所有的缺點和優點而登上舞台。」

帝國主義列強受不住考驗

過去三十年來，布爾什維克黨和蘇維埃政府的政策，所受歷史考驗的結果是怎樣呢？

打算壓抑各民族自由與獨立的，世界霸權的覬覦者——希特勒德國和日本

及其一切嘍囉們，已被擊潰了。

法國——其統治者，正如莫洛托夫同志在當時所指出的，害怕自己本國人民，並對蘇聯的意義估計不足——陷入了民族的慘禍。

從前由邱吉爾政府，而現在由工黨政府所實行的英帝國主義政策，促成了英國的創弱，其結果，英國已成爲美帝國主義的小配角，大大喪失了其昔日的獨立性。

美國，擄取會與法西斯戰鬪過的各國人民的脂血，而積蓄了很多的金元，正在發展帝國主義的擴張政策。在美國身上，全世界人民看到自己獨立生存和自由發展的威脅，看到一個繼承了希特勒世界霸權觀者之目的和方法的國家。

戰後兩年半，已足夠表示出：美帝國主義反對派，使美國在世界極大多數不願遭受新奴役的人民眼中，已經聲望墜地。

考驗的結
果蘇聯更
加堅強了

蘇維埃強國，則以外交政策方面全然不同的結果，迎接自己的三十週年。

從前被帝國主義者分裂的我國一切領土，重新結合成了蘇維埃國家。蘇維埃國家在西方在西北以及在遼東的國境線，已較從前鞏固得多，更能保證我國的國家安全。

過去由巴倫支海伸至黑海，並經常威脅蘇聯的「反蘇」防疫地帶，已無不再存在了。現在，

我們在西方與各民主國家，與各人民共和國接壤，而且蘇聯跟它們的關係，是建立在鞏固友誼的基礎上的。蘇聯從希特勒匪徒的桎梏下解放了捷克、波蘭、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幫助了芬蘭與匈牙利恢復其民族獨立。

斯拉夫各族人民，從前是歐洲列強間的分割對象，在西方與東方各侵略者壓迫下呻吟，如今則由於蘇聯的幫助，已把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裡，並在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上邁着最初的成功的一步。

我們生活在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的國家體系中。

我們的國際關係生長並且鞏固起來了。有一個時候，克爾遜要在蘇維埃國家和東方之崛起建立一座鐵壁。現在則印度的代表聲稱，印度應當向蘇聯學習。

帝國主義列強的外交史，是由人民大眾的鮮血寫成的。它是各種侵略計劃、掠奪契約、醜惡陰謀，以及戰爭煽動者的偽善聲明之令人厭惡的概括。全世界人民大眾，以憎惡的目光注視着帝國主義陣營的政客和外交家們的活動，這並非是不可思議的。

蘇維埃外交政策，三十年來獲得了全世界人民深厚的同情和感謝，這是因為蘇聯外交政策的目的，是純潔與善良的；因為這種目的，不但完完全全符合

蘇聯外交政策，深獲全世界人民的同情與感謝

蘇聯各族人民的利益，而且符合世界各國人民的利益；因為整個三十年來，人民大眾體驗到了蘇聯和平意向的誠樸真摯，蘇聯政策的大公無私，體驗到了蘇聯對於那些主權獨立處於帝國主義威脅下的國家，經常準備予以維護。

全世界老百姓感謝蘇聯，因為蘇聯在擊潰希特勒德國中起了決定作用，加速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失敗，並以自己奮不顧身的鬪爭，拯救了現代文明免遭滅亡。

全世界人民感謝蘇聯，因為他守衛着國家主權，守衛着國際權利；因為斯大林外交政策，把來自華爾街和右派社會黨人——美帝忠僕的新戰爭宣傳者與煽動者，在全世界面前烙上了印記。

蘇聯外交
政策的世
界歷史意
義

蘇聯外交政策的世界歷史意義，鮮明地呈現在世界一切正直人們的面前。

早在二十年前，一九二七年，斯大林同志就已指出，蘇聯和平政策，是「壓在新戰爭煽動者腳上的重錘」。要不是蘇聯的外交政策，新戰爭煽動者就能不受懲罰地實現自己的計劃。同時，蘇維埃外交政策鼓舞着各國人民，他們的基本目的，於推翻帝國主義，鞏固民主以及肅清法西斯殘餘。

蘇維埃外交政策，教導各國人民勇敢剛毅地保衛本國的民族獨立與主權，堅忍不拔地爲

和平事業而鬭爭，教導他們真正的愛國主義。

蘇維埃外交政策的歷史經驗與今日情況，把信念、勇氣和剛毅灌輸到各國老百姓的心裏，警戒他們不要過低估計自己的力量與過高估計帝國主義陣營的力量。

難怪英美帝國主義者及其從屬右派社會黨人，正如當時德國法西斯主義者那樣，懷着惡意來反對蘇聯及其外交政策。現代的慕尼黑份子，不久以前準備了由希特勒匪徒所發動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現正努力使社會主義國家高尚的外交政策聲望墜地。

英美帝國主義者的惡意是明白的：他們很願改變各國人民對待蘇聯的態度，如果能够回返到昔日在國際舞台上孤立蘇維埃國家的時代，那他們該多麼幸福呵！在那些年代裏，他們以犧牲弱小國家、犧牲各國人民來互相訂立契約，並燃起戰火，是多麼容易呵！可是，今非昔比。「現在，沒有蘇聯的參與，或者不傾聽我們祖國的意見，就不能解決國際關係上的重大問題。斯大林同志的參加，被認為是順利解決複雜國際問題的最好保證。」（註）

帝國主義反動派無論放出什麼樣反蘇謊言和反蘇謾謗的烟幕，人民大眾由經驗知道，蘇

註：見莫洛托夫在一九四六年二月六日莫斯科預選會議上的演說，原文載一九四六年「黨的建

聯堅忍不拔地守衛着和平事業與民主利益。

斯大林同志在莫斯科八百週年致莫斯科人的祝辭中寫道：「大家知道，愛好自由的各國人民，懷着希望注視着莫斯科，如像注視着偉大愛好自由強國的首都，注視着強有力的和平堡壘一樣。」（註二）

蘇維埃外交政策所走過的道路，是佈滿荆棘、困難重重的。各式各樣的帝國主義者無數的反蘇計劃和草案，可以彙編成幾整卷的巨冊。從一九一九年王子島會議的草案，迄一九二二年熱內亞會議上「專家」們的計劃，「泛歐羅巴」草案，反蘇「十字軍」計劃，直至現代英美反動派所懷抱的孤立與削弱蘇聯的計劃，是由一根鎖鍊牽成的。

會有多少次，蘇維埃國家爲種種侮辱與威脅，敲詐勒索與最後通牒，斷絕國交與武裝進攻所挑撥！爲了反對我們，曾建立了各種聯盟和陰謀、協定和條約。抱着在國際舞台上孤立蘇聯的目的，不邀請蘇聯外交人員參加某一會議，但爲了剝奪蘇聯的行動自由，却又請求蘇聯參加其他會議。爲了使蘇聯外交政策在人民大眾眼中喪失威信，把多少惡毒的謊言和譏諷加到了蘇聯外交政策的身上！可是這一切都沒有給帝國主義者帶來勝利的桂冠。

天才的列寧，奠立了蘇維埃國家外交政策的基礎，並預定了它的道路。天才的斯大林，

在四分之一世紀的過程中，開拓着蘇維埃外交政策的進路，以保證蘇聯在國際舞台上獲得歷史意義的成功。

早在一九一八年，列寧指出國際情勢之不穩固性時說：「……蘇維埃政權必須多麼謹慎，小心，多麼忍耐，冷靜，以便明確規定自己的任務。」（註二）

斯大林的外交政策，完全表現了這些品質。它把鋼鐵樣的堅定性，跟靈活性以及對於現實環境之非常精密的估計結合起來。它從不爲挑釁所屈服，它及時估透敵人的意圖，並擾亂他們，不使他們聯合起來，它增加蘇維埃國家朋友的數目。

斯大林同志教會了蘇維埃外交政策具有洞察力。由斯大林同志所指導的蘇維埃外交政策，在其最親近的戰友——最顯要的蘇聯政治家莫洛托夫同志直接領導之下，爲實現偉大任務而頑強地順利地圖爭着。

斯大林同志在其「論列寧」一書中，敘述他在一九二二年八月於哥爾克（莫斯科附近——譯者）同佛拉奇米爾·伊里奇談話的內容。談話涉及最重要的內政與外交問題。列寧

註一：見一九四七年九月七日「真理報」。

註二：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八頁。

——當時醫生囑咐他休息若干時候——詳詢斯大林同志關於熱內亞會議與海牙會議的情況，在談話結束時說：「必須緊把住舵，沿着自己的道路走去，不要爲任何阿諛、任何脅迫所屈服。」（註二）

斯大林外交政策，完全體現着列寧這一遺訓。蘇聯走着自己的路，既不屈服於阿諛，也不屈服於脅迫。只有那些絕望的蠢蟲，才會想到尙能以其妄誕的威脅來恐嚇蘇聯。蘇聯人不是傻瓜。社會主義國家的政策，對於各國老百姓是明確可解的。「我們愛好和平的各族人民，力圖保證鞏固與持久的和平以及各民族的安全。」（莫洛托夫）（註三）世界各國人民根據自己的經驗，確信正如莫洛托夫同志所說，在保衛和平與安全的事業中，蘇聯是可以被信賴的。所以，儘管帝國主義者及其從僕們多麼痛憤和狂亂，蘇聯的國際威信却如此從所未聞地提高並且繼續提高起來。

依靠着社會主義國家的威力，依靠着全蘇人民的一致擁護，爲世界各國人民的熱烈同情所圍繞，斯大林外交政策，正在把蘇聯人民引向新的勝利。

註一：見「斯大林全集」第五卷第一三六頁。

註二：見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五日「真理報」。